

梨花入水化為萍。薛道衡詩：「願作王母三青鳥，飛來飛去傳消息。」梁元帝咏柳：「村邊道彩色，葉裏映紅巾。」趙注：紅巾，婦人之飾。唐語林：會昌申語曰：鄭楊段薛炙手可熱。趙曰：炙手可熱，言勢焰薰灼。桓麟詩：「超等絕倫。」丞相，國忠也，漢桓帝時，實謠曰：撫梁之下有懸鼓，我以擊之丞相怒，瞋、張目怒貌。樂史外傳：十一載李林甫死，以國忠為右相，此詩語極鋪揚，而意含諷刺，故富麗中，特有清剛之氣。

哀江頭

鶴注：此至德二載春日，公陷賊中作，長安朱雀街東有流水風曲，謂之曲江，此地在秦為宜春苑，在漢為樂遊園，開元疏鑿，遂為勝境，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，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葦葦，柳陰四合，碧波紅渠，依映可愛。黃生曰：詩意本哀貴妃，不敢斥言，故借江頭行幸處，標為題目耳。

少陵野老吞聲哭，春日潛行曲江曲。江頭宮殿鎖千門，細柳新蒲為誰綠？

此見曲江蕭條

而作也。首段有故宮離黍之感，曰吞聲，曰潛行，恐賊知也，曰銷門，曰誰綠，無人跡矣。程大昌雍錄：少陵原在長安縣西南四十里。朱注：他書俱作少陵，杜甫家在焉，故自稱杜陵老。恨賦：莫不欲恨而吞聲，韓非子，張孟談曰：臣試潛行而出，王筠詩千門皆閉夜何央。憶昔霓旌下南苑，苑中萬物生顏色。昭陽殿裏第一人，同輦隨君侍

君側，輦前才人帶弓箭，白馬嚼齧黃金勒，翻身向天仰射雲，一笑正墜雙飛翼。

此憶貴妃遊苑，極言盛時之樂，苑中生色，佳麗多也。昭陽第一，寵特專也，同輦侍君，愛之篤也，射禽供笑，宮人獻媚也。高唐賦：霓為旌，翠為蓋。雍錄：曲江在都城東南，其南即芙蓉苑，故曰南苑。李白詩：宮中誰第一，飛燕在昭陽，亦指楊妃也。漢書：成帝遊於後庭，欲與班婕妤同輦，舊唐書百官志：內官才人七人，正四品。明皇雜錄：上幸華清宮，貴妃姊妹各購名馬，以黃金為銜勒。阮籍元父賦：一被害嚼齧。謝氏詩源，更贏善射，能仰射入雲中，以一鑿繫箭頭而射，名曰鎖雲。潘岳射雉賦：「昔賈氏之如臯，始解顏于一箭。」潘尼詩：「舉弋落雙飛。」明眸皓齒今何在，血污遊魂歸不得，清渭東流劍閣深，去住彼此無消息。人生有情淚霑臆，江草江花豈終極，黃昏胡騎塵滿

夜雨

信懷舊同
友
諸女
當學

台女
係已二載

寂寞天寒窗玉漏
聲
舉頭不見月華移
故人負笈天涯遠
兩載相思只目視

城欲往城南望城北

此慨馬嵬四狩事，深致亂後之悲，妃子遊魂，明皇幸劍，死別生離極矣，江草江花，觸目增愴，城南城北，心亂目迷矣。曹植洛神賦：「丹唇外朗，皓齒內鮮，明眸善睐，鬢輔承權」。吳均詩：「血污秦王衣」。血污、言貴妃死于馬嵬也。註詳：長恨歌錢箋。帝由便橋渡渭，自咸陽望馬嵬而西，由武功入大散關，河池劍閣，以達成都，蔡琰笛曲：去住兩情兮，難具陳。虞羲詩：「君去無消息」。陶潛詩：「人生似幻化」。謝朓詩：有情知望鄉樂府：「拾得楊花淚霑臆」。江頭花草豈終極乎，蓋望長安之復興也。曹植詩：天地無終極。前漢周勃傳：擊胡騎平城下。原注：甫家居城南。朱注：陸遊筆記：欲往城南忘城北，言迷惑避死，不能記其南北也。

哀王孫

按明皇西狩，在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，肅宗即位，改元至德，在七月甲子，是月丁卯，祿山使人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。已巳，又殺王孫及郡縣二十餘人。詩云：已經百日竄荊棘，蓋在九月間也，詩必此時所作。○唐鑑：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，帝然之，甲午既夕，命陳玄禮整比六軍，選厩馬九百餘，外人皆莫知也，乙未黎明，帝獨與貴妃姊妹王子妃主王孫，楊國忠章見素陳玄禮，及親近宦官宮人，出延秋門，妃主王孫之在外者，皆委之而去。通鑑：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，至宮門，猶聞漏聲，三衛立仗嚴然，門既啓，則宮人亂出，中外擾攘，王公士民，四出逃竄。

長安城頭頭白鳥，夜飛延秋門上呼，又向人家啄大屋，屋底達官走避胡。

首段；憶禍亂

之徵。趙曰：頭白鳥不祥之物，號門上，故明皇出延秋門，啄大屋，故朝官一時逃散，漢五行志：成帝時，童謠曰：城上烏尾畢逋。楊慎曰：侯景篡位，令飾朱雀門，其日有白頭烏萬計，集于門樓。童謠曰：白頭烏，拂朱雀，還與是，此蓋用其事，以侯景比祿山也。雍錄：玄宗幸蜀，自苑西門出，在唐為苑之延秋門，記：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。注：受命于君者，名達于上，謂之達官。

同馳驅，腰下寶玦青珊瑚，可憐王孫泣路隅，問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為奴。

已經百日竄荊棘，身上無有完肌膚，高帝子孫盡隆準，龍種自與常人殊。

豺狼在邑龍在野，王孫善保千金軀。次段：敘事，紀當時避亂匿身之迹。金鞭四句，言上皇急于奔

四句，恐其相貌特殊，而為賊所得，曰慎保軀，危之也。沈炯詩：「陳王裝璜勒，晉鑄金鞭」。西京雜記：文帝自代來，有良馬九匹，曰浮雲，曰赤電，曰絕羣，曰兔驃，曰紫燕驄，曰綠鬃驄，曰龍子，曰麟駒，曰絕塵，號為九兔。伍子胥傳：跖骨肉之親，漢書陳平傳：船人疑其亡將，腰下當有寶器金玉。西京雜記：飛燕女弟昭儀，遣飛燕珊瑚玦，瑪瑙驅。阮籍詩：鳴朱泣路歧。東觀漢紀：「第五倫變易姓名」。李斯傳：「困苦之地」。南史宣城王遺典獄可令孫綏建安王子真，子真走入床下，叩頭乞為奴，不許而死。竄、逃也。左傳：被苦蓋，蒙荆棘。司馬遷書：「其大毀肌膚，斷支體受辱」。文穎曰：「高帝感龍而生，故其顏貌似龍，長頸高鼻。李斐曰：準、鼻也。隋書：房陵王勇，生子嚴雲定與女昭訓所生也。文帝聞之曰：此乃皇太孫，何乃生不得地。定與奏曰：天上龍種，所以因雲而出。史記：扁鵲傳：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。後漢張綱傳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」。易龍戰于野，豺狼指祿山，龍指玄宗。陶潛詩：「客養千金軀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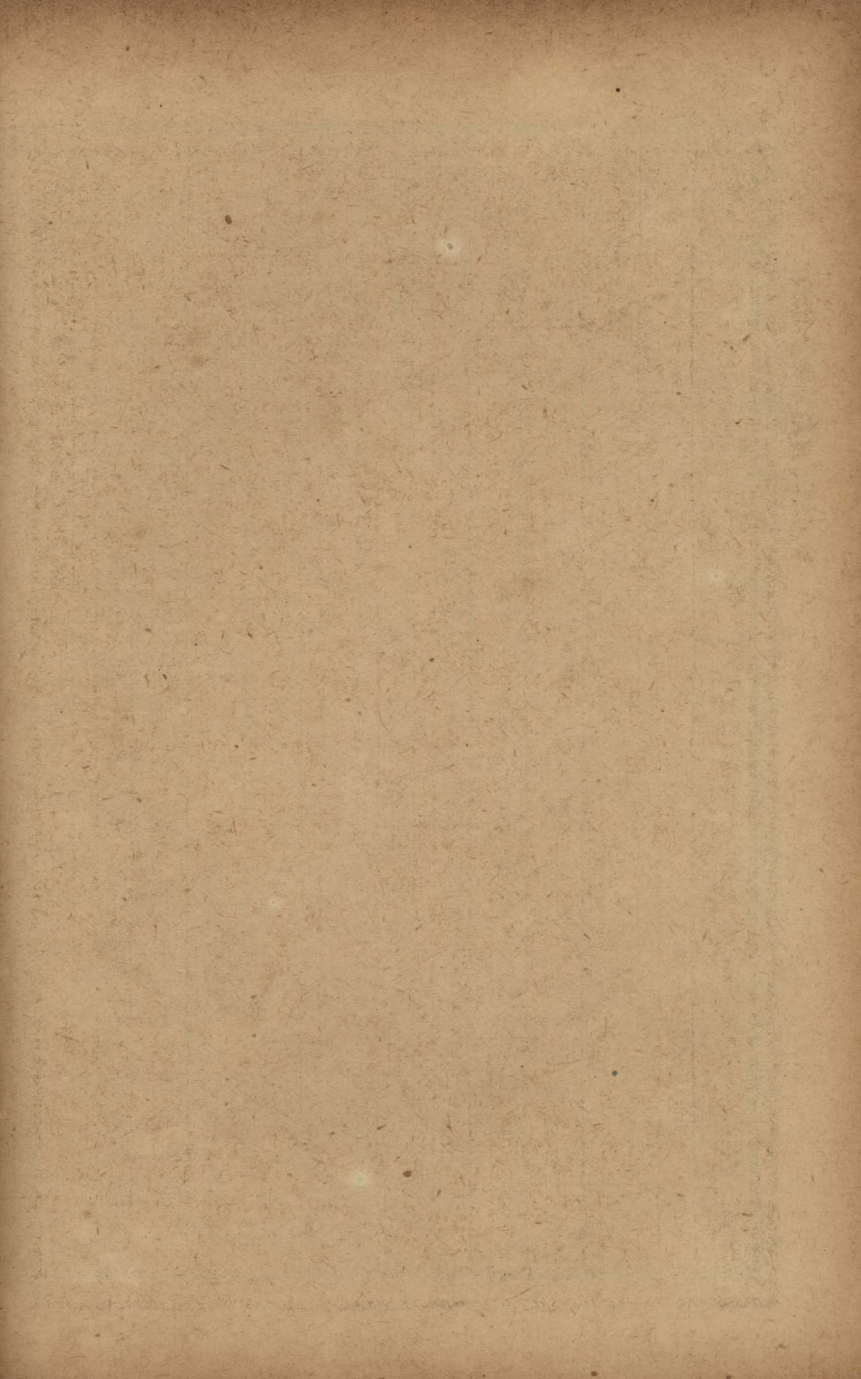
不敢長語臨交衢，且為主孫立斯須。昨夜東風吹血腥，東來橐駝滿舊都。朔方

健兒好身手，昔何勇銳今何愚。竊聞天子已傳位，聖德北服南單于。花門鶻

也面請雪恥，慎勿出口他人狙。哀哉王孫慎勿疎，五陵佳氣無時無。

欲屏迹而密語也，昨夜四句，祿山猖獗，而恨哥舒之失計，竊聞四句，太子龍興而喜回紇之助討，末二句，又反覆以致其丁寧，曰慎勿疎，戒之也。晉康詩：「楊氏嘆交衢」。注：交衢，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。李陵詩：長言從此別，且復立斯須。山海經：「禹殺相柳，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。史思明傳：祿山陷兩京，以橐駝運御府珍寶于范陽，不知紀極」。史記：長安時為祿山所陷，故曰舊都，時哥舒翰將河隴朔方兵，及蕃兵共二十萬拒賊，敗績于潼關，唐書天寶十四載，京師召募十萬，號大武健兒。顏氏家訓：「項世亂離，衣冠之士，雖無身手，或聚徒眾，違棄素業，微幸成功」。六韜：「將不勇，則三軍不銳」，傳位，肅宗卽位靈武。盧注：明皇臨行，論太子曰：西北諸胡，我撫之素厚，汝必得其用，所謂聖德北服單于也。光武紀：匈奴莫離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，建武二十五年，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，奉藩稱臣。後漢李固傳：「四海欣然，歸服聖德」。唐書：「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，至回鶻衙帳」。斝面謂披其面皮，示誠懼也。樂毅書：「先王報怨雪恥」。蘇秦傳：「願君慎勿出于口」。史記，留侯傳：秦皇東遊，夏與客狙，索隱，狙，伺伏也，狙之何物，必伏而俟之，五陵，詳一卷。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浮圖註：佳氣，言有興隆之象，光武紀：蘇伯阿為王莽使，至南陽，遙望春陵郭，喏曰：氣佳哉，鬱鬱蔥蔥然。

或曰：至德元載九月，孫孝哲害蓋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驤等八十人，又害王孫二十餘人，並剗其心，以祭安慶宗，王侯將相，屬從入蜀者，子孫兄弟，雖在嬰孩之中，皆不免于刑戮，當時降逆之臣，必有爲賊耳目，搜捕皇孫妃主以獻者，故曰皇孫善保千金軀，又曰哀哉皇孫慎勿疏，危之復戒之也，宋靖康之難，羣臣爲金人搜索，趙氏遂無遺種，此詩如出一轍。明皇平韋氏之難，身致太平，開元之際，幾乎貞觀，盛時，及天寶末，不唯生民塗炭，而妻子亦且不免，讀江頭王孫二詩，至今猶慘然在目。孟子云：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，不能充之，不足以保妻子，卽一人之身，而治亂興亡之故昭然矣。



唐詩三百首註疏卷之四

蘅塘退士手編

建邑雲仙氏章

變象德註

仁和孫孝根先生較正

五言律詩

經魯祭孔子而嘆之

唐玄宗

至德二載，肅宗發精騎三千，奉迎上皇玄宗還西京，詩當此時而作。

夫子何爲者，栖栖一代中……

栖栖，依依也，一代指春秋時，暗寓嘆字神，論語：子何爲是栖栖者與。

地昌平

猶鄴氏邑

邑名至今未改。

宅孔子所居宅

即魯王宮。尚書序：魯恭王壞孔子舊宅，以廣其居，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，乃不壞宅以經魯承之深，寓漢字之神。

歎鳳嗟身否

即接興歌，詳二卷李宅，以鳳兮之歎，白詩，以鳳兮之歎，

興起唐主之歎，實中寶也。

傷麟怨道窮

即獲麟歌，以孔子之歎興起唐主之歎，中寶也，正寫歎字以轉之，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，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，衆莫之識以爲不祥，夫子往觀焉，泣曰，麟也，麟出而死，吾道窮矣，歌云：唐虞世兮麟鳳遊，今非其時來何求，麟兮麟兮我心憂。

今看兩楹奠

奠，薦也，頓爵神前也，此句合承聯。

當與夢時同

此句合起聯，即孔子坐于兩楹之夢也。總合祭

字，此詩筆意靈妙，章句字法，處處不同，結出歎字之神。

望月懷遠

張九齡

海上生明月

先提起月，以下皆從月字描出。

天涯共此時

天涯，通天之下，無所不至，此時際此明月出海之時，鮑照翫月城西門廳中詩：「三五二八時，千里與君同，」即共字暗寓懷遠

情人怨遙夜，竟夕起相思。

串正承懷遠，惟有情人，所以懷遠，唯懷遠，所以竟夕起相思，遙夜、長夜，也，應上共字。滅燭憐光滿，諷靈運怨曉月賦：臥洞房兮當何悅，滅華燭兮弄曉月，此句當作將曉解，十五之月將曉未落，如此解法，則上句竟夕竟字，下句還寢還字，方有層次，光滿、三五之月也，憐、愛也。

披衣覺露滋。

披、振也，陸機赴洛道中詩：一清露墜素輝，明月一何期，撫枕不能寐，振衣獨長想。」將曉之時，明月光中，必多寒露，蓋言懷人不能安睡，躊躇月下，覺衣巾為露所滋耳，此亦串讀，正轉望月

不堪盈手贈。

陸機擬明月何皎皎詩：一安寢北堂上，明月人我牖，照之有餘輝，攬之不盈手。」言不堪攬此明月以贈所懷之人也。還寢夢佳期。謝朓同王主簿

佳期期未歸，望望下鳴機，徘徊東陌上，月出行人稀。」細按還寢二字，當作已曉時解，天已曉，不宜寢矣，乃曰還寢者，則知望月懷人，達日不寐也，上句合望月，下句合懷遠，唐人作詩，若以日夕起，必以天曉結之，若以天曉起，必以日夕結之，大概皆用此法。

杜少府之任蜀川

今崇慶府

王勃

城闕輔三秦，風烟望五津。

以將別語敘起，城闕，長安也，風烟，蜀川也，昔項羽三分關內，王秦三降將，故曰三秦，輔，夾輔也，華國志：蜀大江自瀘堰下至健為，有五津，一曰白華，

二曰萬里，三曰江首，四曰涉海，五曰江南，言長安與蜀相隔雖遠，乃在城闕上望之，彼蜀川五津之風烟猶入目矣，是遠而不遠，不必傷別一層。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遊人。

串以欲承，杜少府，襄陽人，王勃，絳州人，二人俱在異鄉，原有離別之意：以為我遊長安，君由長安而之蜀，同是宦遊人也，別中送別，又何傷哉，二層。海內存知己，天涯

普天若比隣。轉思別後之情，言天下為一家，雖之夷狄之涯，亦若比隣，更不必傷也，又是一層。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。

承上為無在歧路間，合上三層意，以

兩淚沾巾，一若兒女態也，結出所以不必傷別意，以上三層以不必傷別意逼出無為二字，格外有力。

在獄詠蟬

併序

駱賓王

駱賓王

駱賓王

余禁所禁垣西，是法廳事也，有古槐數株焉，雖生意可知，同殷仲文之古樹，聽訟在斯，卽周召伯之甘棠，乃至夕照低陰，秋蟬疎引，發聲幽息，有切嘗聞，豈人心異于曩時，將虫響悲于前聽，嗟乎，聲以動容，處以象賢，故潔其身也，稟君子達人之高行，蛻其皮也，有仙都羽化之靈姿，候時而來，順陰陽之數，應節爲變，寄藏用之機，有目斯開，不以道昏而昧其視，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，吟喬樹之微風，韻姿天縱；欲高秋之墜露，清畏人知，饑失路艱虞，遭時徽纒不哀傷而自怨，未搖落而先衰，聞蟬蛄而流聲，誤平反之已奏，見螳螂之抱影，怯危機之未安，感而綴詩，貽諸知己，庶情沿物應，哀羽羽之飄零，道寄人知，憫人聲之寂寞，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。

西陸蟬聲唱，南冠客思深。

對起法，司馬彪續漢書：且行西陸謂之秋，實王家在浙江義烏故曰南冠，爲草討武氏檄繫于獄，有扶王室意故曰客思深。

不堪玄鬢影，

來對白頭吟。

上句承蟬，下句承客思，串，吟，蟬鳴，蟬首玄色，故曰玄鬢，白頭，實王自傷其老也。

露重

陰寒之氣。重，喻武氏。

飛難進

見

風多

響易沉。

聞，以比興轉之，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，厥蟬，正所以詠己也。

無人信高潔，誰爲表予心？

以推開法結之，上句合首句，下句合次句，蟬吸風飲露，其性高潔，

俗語云：「杆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」。此實王一段忠憤之心，因草檄以及難，嘆無人相助，以扶王室也。

和晉陸陵丞相早春遊望

今常州府

杜審言

獨有宦遊人，偏驚物候新。

宦遊人，審言自謂也，茲因陸丞相得歸晉陵，乃有早春遊望，原唱陸公克遂歸鄉之願，以賞物候之新，獨有杜君尚在宦遊，所以觀物候而驚新也，驚字貫通章意。

雲霞出海曙，

雲感日光以成霞。曙，因曙而見雲。

梅柳渡江春。

江南地高，得春早，江北地卑，得春遲，故梅柳先從江南開起，然後開及江北，江南江北，中界一大江，故曰渡。

淑氣

春氣至和故曰淑。

催黃鳥

黃鸝，趨時鳥也，得春氣而鳴，若爲淑氣所催也，黃鳥且知時，而我不知時也。

晴光

春光也。

轉綠蘋

蘋，大萍也，連生淺水中，蘋乃無知之物，且知轉綠，而我不得轉于家也。

忽聞歌古調，

陸丞相原唱，杜君正在傷春之日，忽聞陸丞相早春遊望之歌，觸其悲傷，悽苦之情，爲何如耶，正足驚字意。

歸思欲

沾巾。

結出本意。

雲按此詩，以驚字作主，通首不離驚字意，細玩獨有偏字忽聞等字，俱得具神。物候二字作柱，意雲霞掩柳是物，曙春是候，淑氣晴光是候，黃鳥綠蘋是物，將物候二字完足，然後結出陸君原唱自己傷春本意。

雜詩

沈佺期

聞道黃龍戍，頻年不解兵。二句氣含結意。宋書馮跋治黃龍城，故謂之黃龍戍，頻年，連年也。可憐閨裏月，長在漢家營。二句

氣，上句承不解兵，下句含誰能意，閨裏月、團圓之月營中月、離別之月也，以團圓之月，常作離別之月，而在漢家營者，不可憐乎。少婦即閨中相與今春意年少青春，那堪久別。良人

即營中獨自昨夜情離長會短，難忘繾綣之情，昨字不可泥，猶誰能將旗鼓，一為取龍城。亦一氣，將

旗所以標部伍也，鼓、進兵也，漢書匈奴傳：五月大會龍城，言當此之時，誰能為將，樹立旗幟、將不平之覆，一鼓而下，為朝廷克取龍城，則黃龍之戍庶可解而離別之月，仍為團圓之月矣。

題大庾嶺北驛

宋之問

舊唐書：東嶠縣即大庾嶺屬韶州，一名梅嶺。

陽月南飛雁，傳聞至此迴。興起法，十一月一陽生是謂陽月，鴻雁九月而南，正月而北，故曰隨陽鳥，至此至大庾嶺也，迴、雁回也。我行殊未已，何

日復歸來？串承迴字，已、止也，言飛雁至此而迴，而我尚在征途，殊無已時，不知何日復歸也。江靜潮初落，水比也，言如潮水林昏瘴不

開。障比也，言寇亂未息，無由得歸也。明朝望鄉處，即大庾嶺，言其高也。應見隴頭梅。結出題面曰明朝，今日尚未至大庾嶺也，東坡

記，陸凱與范曄相善，自江南寄梅花一枝，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：折梅逢驛使，寄與隴頭人，江南無所有，聊贈一枝春。

次北固山下

王灣

一統志：在鎮江府
治北，下臨大江。

客路青山下，行舟綠水前。
對偶起，青山、北固山，綠水、大江也，青山綠水，伏下春字。
潮平兩岸闊。
潮滿大江，故見其平。益見其闊。
風

正春風和暢，故見其正。一帆懸。
言孤舟也。
海日生殘夜，日過
江春入舊年。
年復一年，海日生於殘夜，江春入於舊年，在外日久，傷歲月之蹉跎也。

鄉書何處達？歸雁洛陽邊。
鄉書無由寄達，無聊之極，想及雁可傳書，因其蹄近洛陽，故妄思耳。

破山寺後禪院

常建

唐詩解：今常熟
縣虞山與福寺

清晨入古寺，
設意要去。
初日照高林。
起程之時，入字不可呆看，未入時先設欲入之想，方才出門，正遇初日，其光照于高林之上。
曲徑通幽處，
正行路上

禪房花木深。
已到禪院。
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。
正寫寺院風景，以為青嵐翠靄，衆鳥亦達天機：以悅其性，潭影澄澈

萬籟此俱寂，惟聞鐘磬音。
以初日起，以日暮收，此字作日暮解，言到日暮之時，山空

，中無一物，何等洞達：而臨潭顧影，不覺中心澄靜，與水俱空，二句深得禪理，不落色相。境靜，衆聲不作，萬籟俱寂，惟聞鐘院鐘磬之音，悠然入耳，將塵心俗慮，更滌殆盡矣。

寄左省杜拾遺

參時為右補闕

岑參

舊書職官志：門下省，龍朔中改為東臺，故稱左省，新唐書：杜甫奔行在，拜左拾遺。

聯步趨丹陛，分曹限紫微。
丹陛，天子之階，聯步，兩人同行也，分曹，東西兩曹，參為補闕，屬中書，居右署，子美為拾遺，屬門下，居左署，故分曹，唐中書省，中書紫微花，故云紫

徽省，限天子。曉視朝。隨天仗入暮千官。惹御香歸朝衛之儀仗，從夕而入也，故曰隨御爐之香，從殿而薰也，故曰惹而歸。前半極言師弟同朝之樂。。白髮參

悲花落青雲杜拾遺。羨鳥飛悲余白髮之年，慘同花落，羨青雲之路，捷若鳥飛。。聖朝無闕事，自覺諫書稀頗揭得能，更進一層，以為羨君

青年不但得志，抑且躬逢明主，無事關心，則宦途坦然可知矣。

贈孟浩然

李白

唐書：孟浩然，襄州襄陽人，少好節義，喜拯人患難，隱鹿門山，年四十，乃遊京師，嘗於大畧賦詩，一座嘆服，無敢抗，張九齡王維，雅稱道之，維私邀入內署，俄而玄宗至，浩然罷牀下，維以實對，帝喜曰：朕聞其人而未見也，何懼而匿？詔浩然出，帝問其詩，浩然再拜，自誦所為，至不才明主棄之句，帝曰：卿不求仕，而朕未嘗棄卿，奈何誣我，因放還，採訪使韓朝宗，約浩然偕至京師，欲荐諸朝，會故人至，劇飲歡甚，或曰：君與韓公有期，浩然曰：業已欲，違恤他，卒不赴，朝宗怒，辭行，浩然不悔也，張九齡為荊州，辟置於府，府罷，開元末，病疽背卒。

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聞，聞其名，愛，愛其名，聞天下也。。紅顏棄軒冕紅顏，少年也，即隱于鹿門山，軒，車也，冕，朝冠也，棄，不慕榮名也。

白首臥松雲白首，晚年也，南史：魯懸松雲，輕述人路，舍未旬清芬二字。。醉月頻中聖即所謂業已飲，違恤他也，三國志：徐邈為尚書郎，時科酒禁，而邈私飲，至于沉醉，校事趙達

平日醉客，謂酒清者為聖人，濁者為賢人，邈性修慎，偶醉言耳。

迷花不事君暗用桃源事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。高山安可仰小雅：「高山仰止。」。徒此揖清芬揖，拱也，令人不可企及也。

渡荊門送別

通典：荊門山，後漢岑彭破田戎於此，公孫述又遣將任滿拒吳漢作浮橋處，在今峽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，水經云：江水東楚荊門虎牙之間，御門山在南，上合下開若門，虎牙山在北石壁危江間，有白文類牙，故以為名，

荆門虎牙二山，
卽楚之西塞。

遠里含萬渡荆門外，來從楚國遊。先以渡荆門敘起。山隨平野盡，楊齊賢曰：門軍，有山名荆門，蜀之諸山，至此不復見矣。江水入大

荒流。承楚國之山水，言一片長江，從大地而流去也。月下飛天鏡，喻月雲生結海樓。曉雲重出，一若蜃樓，史記：海旁蜃氣象樓臺，國史補：海上居人，時見

飛樓，如締構之狀，甚壯麗，言江水之闊，一晝夜尙未竟渡也。

仍憐故鄉水，水不堪憐，故鄉之水，仍堪憐耳。萬里送行舟。應遠字，萬里之外，仍復送人，行舟離別中之離別，其傷更爲如何耶。

送友人

青山橫北郭，白水遶東城。對起，先敘送別之地。此地一爲別，孤蓬萬里征。以未別之時，先說已別之後，承上青山白水、蓬、水面

無根之草，隨風飄蕩，喻征人也，流水，對爲字，似同音，又甚假對法，上句情，下句情景融會一處。

落日故人情，指友人，二句難挽揮手自茲去，蕭蕭斑馬鳴。至此方纔別去，揮，散手也，左傳：有斑馬之聲，斑，別也，詩：蕭蕭馬鳴，馬猶

作離別之聲，况人乎。

聽蜀僧濬彈琴

蜀僧抱綠綺，西下峨眉峯，爲我一揮手，如聽萬壑松。

四句一氣綠綺，司馬相如之琴也，唐書地理志：嘉州羅目縣有峨眉山，穆康琴賦：「伯牙揮手」，琴譜有風入公，石上流泉二周呂。客心洗流水，伯牙鼓琴，詳一遺響入霜鐘。山海經：嶓山有九鐘焉，是知霜鳴，郭璞注，霜降則鐘鳴，故言知也，二句

亦申。
不覺碧山暮。眠之久也。
秋雲暗幾重。正足暮字，意有雙關，列子：匏巴鼓琴，鳥舞魚躍，師文聞之，從師以召南呂，涼風忽至，草木成實，及秋而叩角絃，以激夾鐘，溫風徐迴，草木發榮，當夏而叩羽絃，以召黃鐘，霜雪交下，川池瀑沍，及冬而叩徵絃，以激蕤賓，陽光熾烈，堅冰立散，將畢而景風翔，慶雲浮，甘露降，醴泉涌。

夜泊牛渚懷古 卽謝尚聞袁宏詠史處

一統志：牛渚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，下有磯曰牛渚，去采石磯僅一里。

袁宏傳：謝尚，字仁祖，號鎮西將軍，鎮牛渚，秋夜乘月，與左右微服泛江，會宏在舫中諷詠，聲既清高，辭又藻拔，久之遣問焉，答曰，是宏，既迎升舟，與之談論，申日不寐，自此名譽日茂。

牛渚西江夜，青天無片雲。登舟望秋月，空憶謝將軍。余亦能高詠，斯人不可聞。

斯人，指謝尚，牛渚山之西有江焉，李白泊此望月懷古，暢飲吟詩，欲冀江上知音，效袁宏得遇謝尚故事，而終不可得，故作詩以咏嘆之，此六句，一氣呵下，自有起承轉在內，若天分不高者，安能辦此。

席，楓葉落紛紛。釋名：隨風張幔曰帆，帆以布爲之，所以蒲爲之，月夜不遇知音，則來朝可以速去，挂帆之時，正遇秋風蕭颯，兩岸楓葉紛紛，吹落西江，何其觸動愁思，以傷遲暮耶。

月夜

杜甫

鶴註：天寶十五載，八月，公自鄜州赴行在，爲賊所得，時身在長安，家在鄜州，對月而懷室人，故作此詩。

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寫室人看月一層，對面起法，鄜音夫，唐書：鄜州洛交郡，屬關內道，獨，只妻子一人。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

長安。寫兒女看月二層，對面起法，夫鄜州之月，原可共賞之景，何獨我閨中，只一人看耶，看月者，未嘗無人，彼兒女無知，只管看月，未識我遠在長安，受幾許凄其，是憐其年少，未解相憶之情耳。香霧雲

鬢濕，清輝玉臂寒。總上二層意：濕字寒字，夜深之意，言雲鬢如香露耳，濕爲露侵濕也，清輝，月光也。何時倚虛幌，雙照淚痕乾。莫望日後看月

月夜

，又是對面收法通首做來，不着題面，所以脫空靈動，無挂角之跡，江淹詩：「煉藥照虛幌，」幌，幪也，應陸中二字，雙照，照二人也，以爲何時得蒙朝廷之威，掃清海宇，使我克還鄆州，與妻同聚園中，倚于虛幌之外，中天月色，得照兩人，則兩人之淚，亦可乾矣。

此詩妙在筆法不同，首聯，不說自己見月憶妻，單說妻子見月憶己，二聯，不說自看己月，偏說兒女隨母看月，寫兒女不解憶之憶，其憶更深，三聯，從憶妻之憶，憶其憶中之憶，末聯，滿望憶中克遂兩人之憶，總重一憶字。

春望

仇兆鰲輯鶴注：此當是至德二載，三月陷賊營時所作，三月者，指季春三月，趙氏謂祿山反于天寶十四載之十一月，至次年正月爲三月，失于不考耳，顧宸云：十五年正月，明皇在長安，六月始幸蜀，安得謂之破，是時，公移家在秦先，五月方入鄆州，道路未嘗隔絕，安得云：家書抵萬金，當從鶴說爲正。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
祿山陷京師，故曰國破，國策，齊王蠋曰：「國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度信詩：「山河不復論。」國破則城空，城空則春日草木茂盛矣，故曰深，此憂亂傷春而作

也。
感時

承春字

花濺淚

濺音箭，激也。言感時之深，花亦濺淚。

恨別

承國破

鳥驚心

聞人傳詩：「林有驚心鳥，園多奪目花。」言國破之後，鳥亦驚心。

烽火連

三月

索隱曰，纂要云。烽火敵則舉，燧有難則焚，烽火主晝，燧主夜，連三月，言其亂之久也。

家書抵萬金

魏文帝書「價越萬金，」抵，當也，言道路阻隔，家書不能達也。

白頭搔

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搔，手爬也。鮑照詩：「白髮零落不勝簪。」言憂亂傷春之極也。

司馬溫公曰：古人爲詩，貴于意在言外，使人思而得之，故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爲戒，近世唯杜子最得詩人之體，「如春望詩：「國破山河在，」明無餘物矣，「城春草木深，」明無人跡矣，花鳥平時可娛之物，見之而泣，聞之而

悲，則時可知矣，他皆類此。

春宿左省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四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四

補註：公爲左拾遺，屬門下省，在東，故曰左省，亦曰左掖。

花隱掖垣暮，啾啾棲鳥過。先咏暮字，長安志：宣武殿東，有東士閣，門西有西士閣，門並以掖稱，掖，挾扶也，謂在善扶之卑牆曰垣，掖垣生暮色，則花隱矣，日暮，欲棲之鳥，作啾啾之聲，啾啾，小鳥鳴也。

星臨萬戶動，月傍九霄多。星，星光，搖動也。萬戶，建章宮也，動，後見。二句見，九霄，九天也，帝居之高，譬如九霄，多得月光之多也，先

不寢聽金鑰，因風想玉珂。二句聞，即轉下有封事意，金鑰，午門之鎖鑰，玉珂，勒飾曰珂，即馬鈴也。未開金鑰，而先不寢以聽之，未鳴玉

明朝有封事，數問夜如何。合上不寢句，詩：夜如何其，夜未央，庭燎之光，君子至此，鸞聲鏘鏘，此詩下半截，全用

此意，封事，奏疏也，漢儀：密奏皂囊封版，故曰封事，數，頻也，晉傳玄傳：每有奏劾，踈踴不寐，坐而待日，子是賁遊攝伏，臺閣生風。

至德二載，甫自京金光門，問道歸鳳翔。乾元初，從左拾遺移華州，與親

故別。因出此門，有悲往事。胡夏客曰：至德二載，公拜左拾遺，即疏救房琯，時琯罷相猶在朝，故公仍爲拾遺，至乾元元年五月，琯貶，六月公即出爲華州司功參軍

，師氏曰：是時賀蘭進明譖瑄於帝，并及甫，故被逐，長安志：唐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，北曰開遠門，中曰金光門，西出趨昆明池，南曰延平門，唐書華州華陰縣，屬補內道，在京師東一百八十里。

昔歸順，西郊胡正繁。撫今思昔也，言昔日祿山得寵吐，在今日也，西郊，西邊也，胡，指祿山，吐蕃言，昭京師，掠長安，正繁亂而未平

至今猶破膽，應有未招魂。串北魏書：李穆曰：高歡破膽矣，楚辭招魂篇：「魂兮歸來，入修門些」，言今日從此經過，猶有驚恐之心，想當時神魂驚散之餘，應有未招而歸之者也。

近侍歸京邑，移官豈至尊。此二句，轉到杜公身上，沈約安陸昭王碑：「還居近侍，」蔡邕爲袁述碑：「乃尹京邑」，京邑，京兆也，王制：「不貳事，不移官，」言當日近侍于君王，正

歸京邑之時，而今日移官遠貶，豈至尊之意哉，是賀蘭進明譖之耳。無才層日衰老，層駐馬望千門。師氏曰：駐馬，回望宮也。

顧宸曰：公疏救房瑄，瑄三司推問，以張鎬力救，赦放就列，至次年與房瑄嚴武俱貶，坐瑄黨也，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節，曰移官豈至尊，不敢歸怨于君也，當時譏毀，不言自見，又以蘇才自解，更見深厚，王維詩云：「一執政方持法，明君無此心。」與此詩同意，而老杜尤爲渾成，此詩有介子從龍之感，而詞意歸於厚，所謂詩可以怨也。仇兆鰲云：此公再出國門而有感也。

月夜憶舍弟

鶴註：詩云，戍鼓斷人行，邊秋一雁聲，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，是年九月，史思明陷東京，及齊汝鄭滑，四州，宜戍鼓之未休，二弟一在許，一在齊，皆在河南，故憶之。

戍鼓斷人行，邊秋一雁聲。

庾信詩：「戍樓鳴夕鼓，」漢書：赤眉燒長安宮室，城中無行人，斷，絕也，張正見詩：「對月想邊秋又終無一雁帶書飛，」蓋言兵戈阻隔，音問難通，以起憶

字之由，卽含結意。

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。

承秋字，正寫月夜，月令，仲秋之月，白露降，故鄉、家鄉也，蓋言秋露已從今夜白矣，而秋月之明，豈非故鄉月乎，夫猶是月

也，胡乃照人離別耶。

有弟皆分散，無家問死生。

串轉到舍弟，言有二弟，一在許，一在齊，故曰皆分散，蓋言散雖三處，無由知其信息，何以問其生死哉，下句接筆長不達妙。寄

書長不達，况乃未休兵。

兼路遙歲久二意。深一層結，言干戈未息，應上斷人行三字。

此詩信手寫來，層次井然，首尾相應，句句不離憶字，王彥輔曰：子美善用故事，及常語，多頓挫用之，語峻而體健，如露從今夜白，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。

天末懷李白

按趙子櫟曰，白於至德二載，坐永王璘事而謫夜郎，公在秦州懷之而作是也。邵寶謂白已死，人在夔州作，蓋誤認冤魂爲白魂耳。

涼風起天末，

涼風，伏秋字，天末，寓結意。

君子意如何？

君子指李白言，李白遭貶遠竄，當涼風正起之時，妻其之意，爲如何耶。

鴻雁幾時到？

秋水多。

承上串，鴻雁比李白，到，到夜郎也。且言一路而去，正負秋風多浪也。

文章憎命達，

此言命運蹇蹇，即造物所忌，意當其立其進清平調三章，蒙明皇賞幸，是文章與命達矣，後因高力士相讒

太真深恨，從中捍止，是憎命達也，及永王璘重其才名，辟為府僚佐，是亦命達矣，後永王璘兵敗，長流夜郎（夷國名，姓竹氏，故址在播州），此即憎命達也。

魍魅喜人過。此言遭逢險阻也，左傳：魍魅魍魎莫能逢之，

錢箋曰：流夜郎，乃魍魅之地，蓋言魍魅喜人而食也。

應共冤魂語，投詩贈汨羅。

合上天末句，蓋言吾有贈詩，除非投于汨羅之淵耳，水經註：湘水又北，汨水注之，汨水東出璋章艾縣恒

山，西經羅縣北，謂之羅水，汨水又西為屈潭，即汨淵也，風原懷沙自沉于此，一統志，汨羅在長沙湘陰縣北。

仇兆鰲云：風起天末，感秋托興，鴻雁想其音信，江湖慮其風波，四句對景懷人，下則因其放逐而重為悲惻之詞，蓋文章不遇魍魅見侵，夜郎一竄，幾與汨羅同冤，說到流離生死千里關情，真堪聲淚交下，此懷人最慘怛者，又云：文

人多遭困蹶似憎命達，山鬼擇人而食，故喜人過，冤魂指屈原投詩謂李白。

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

郭知達本註：驛在綿州三十里，嚴公即嚴武也。

遠送

詩，遠送于野。

從此別

此奉濟驛

青山空復情

言嚴公此去，唯留驛外青山，空復在此，轉傷離情耳。

幾時孟重把昨夜月同

行

此二句，倒裝法，平居久敘，固不可得，回思昨夜同在明月之下，盃酒送別，殊深繼繼，不知幾時重逢此會也。

列郡謳歌

言東西兩川，蜀人思慕也。惜，棄此而去，尤為可惜，言德政之美也。

三

朝出入

指明宗肅宗代宗，出入，迭為將相也。

榮功也。

江村獨歸去

言不仕也。江村隱居處，獨字，見嚴公獨能幽隱也。

寂寞

無紅塵之處

養殘生

殘生餘生也，養，佛經有養生篇。

別房太尉墓

願註：廣德二年，公在閬州，將赴成都作，舊書：房瑄，字次律，玄宗幸蜀，拜為相，因陳濤斜之敗，肅宗乾元元年六月，貶為邕州刺史，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，尋出為晉州刺史，寶應二年四月，拜特進刑部尚書，

在路遇疾，廣德元年八月卒于閩州僧舍，年六十七，贈太尉，仇兆紮注：考瑄長子乘，自少兩目盲，孳孳復尚幼，故去世未久，塚間寂寞如此。

他鄉復行役，駐馬別孤墳。

樂府：他鄉各異縣詩：「嗟予子行役，一駐，住也，既行役于他鄉，又從他鄉而行役，故曰復，言由閩州以赴成都也，孤墳，太尉墓，寂寞，蕭疏無人祭掃，故

曰孤也，舍結

近淚無乾土。

近淚，哀悼之淚尚近，目前無乾土，一坏之土未乾也。

低空有斷雲。

二句意串，斷雲荒草，言荒蕪也，低空，無人祭掃之墓，其墳必低陷而空虛，

言墳土未乾，荒蕪者此也。

對棋陪謝傅。

生前，謝安傳：謝玄等破苻堅，有檄書至，安方對客圍棋，了無喜色，安薨，贈太傅，李德裕遊房太尉西池詩，註：房公以好琴聞于海內，此以謝傅圍棋爲比。

把劍覓徐君。

死後，說苑：吳季札聘晉，過徐，心知徐君愛其寶劍，及還徐君已歿，遂解劍繫其塚樹而去，此以徐君比太尉也。

唯見林花落，鶯啼送客聞。

迎人者，

唯見林花飛落，送客者唯聞鶯鳥頻啼，不見親人，何其惻隱耶，應上孤墳二字。

仇兆紮云：上四句墳前哀憤，下四句臨別留連，行役將適成都，淚沾土濕，多哀痛也，斷雲孤飛帶愁慘也。

旅夜書懷

鶴註：當是永泰元年，去成都，舟下渝忠時作。

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。

日夕對起法，危檣，帆柱也，獨夜舟，孤舟也。

星臨平野闊。

已夜，寫岸上夜景。

月湧大江流。

寫江上夜景。

名豈文章著。

顏氏家訓：上士忘名，中士立名，下士竊名。

官因老病休。

致仕曰休，言大丈夫立功名，不徒在文章顯著，而休官皆因老病之時，

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。

飄飄，不定貌，沙鷗，水鳥，言己之飄泊，猶如天

登岳陽樓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四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四

註：當是唐曆三年作，岳陽風土記：岳陽樓，城西門樓也，下瞰洞庭，景物寬闊。

昔聞洞庭水，言昔聞洞庭之水，極其寬闊，然未臨其境耳。

今上岳陽樓，今而憑軒一望，果然寬闊，則見浩浩無邊岸也。

吳楚東南坼，吳屬東，楚屬南，坼裂也。

也，言吳楚之界，從此分裂。

乾坤日夜浮，言湖水之闊，一若乾坤日夜浮于水面，正承洞庭水，葉秉敬曰，或疑洞庭楚地，何遠及于是，考司州記：岳陽山在洞庭湖中，上有道，通于之包山，今之太湖，亦有洞庭山，以潛通君山，故得名，或疑乾坤日夜浮，有似詠海，考水經註：洞庭湖廣五百里，日月若出沒其中，以上詠景。

親朋無一字，他鄉異縣，既無來往親朋，阻隔湖津，又且音書絕斷。

老病

有孤舟，以下咏情，二句暗串，兼開合法，老而且病，奉侍無人，孤苦之情，奚堪處此，所幸代杖履者，有孤舟耳。

憑軒，憑臨樓上之軒，以悵望也。涕泗流，張載詩：「登崖遠望涕泗流」，鼻，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擊之，是戎馬關山北也。

戎馬關山北，關山之北，是故鄉所必由之路，久爲干戈阻隔，望何日太平也。

朋老病，戎馬阻隔，不能還鄉，極至生死存亡未卜，餘魂殘骨飄零，言念及此，誰能禁其涕泗交流哉。

輞川閒居，贈裴秀才迪，唐書：王維，字摩詰，得宋之間藍田別墅，在輞川地，奇勝，有華子岡，欽湖竹，里館，柳浪，茱萸洲，辛夷塢，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其中，彈琴賦詩，嘯咏終日，又王維善畫，措思入神，至山水平遠，雲勢石色，絕跡天機，非人工所到，有別墅在輞川，蘇東坡云：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，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

黃生曰：前半寫景如此闊大，五六自敘如此落寞，詩境闊狹頓異，結語淒泊極難，轉出戎馬關山北五字，胸襟氣象，一等相稱，宜使後人擱筆也。

輞川閒居，贈裴秀才迪

王維

寒山轉蒼翠，見秋，以山水對起，山至秋則寒，宜蕭疎矣；然此山之佳，轉覺蒼翠也。秋水日潺湲，水至秋則涸，宜無聲矣，然此水之佳，日間潺湲也。潺湲流水聲。倚杖柴門外，臨風聽暮蟬，開，二句串承秋字暮字，起下落日。渡頭餘落日，墟里起孤煙，亦串，單頂。

柴門外，臨風聽暮蟬，開，二句串承秋字暮字，起下落日。
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起孤煙，亦串，單頂。
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起孤煙，亦串，單頂。
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起孤煙，亦串，單頂。
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起孤煙，亦串，單頂。
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起孤煙，亦串，單頂。

寓水，下旬寓山，餘，落
日之光也，墟，址墟也。
復值接輿醉，狂歌句二字
連上單五柳前。單頂聞字，方結出裴逸，以楚狂比裴通，然終不
致以孔子自比也，五柳先生其風趣優游，雅與契
合，故以陶潛爲比耳。

山居秋

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。雨後，舍下明月清泉二句意晚來
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見

雨竹喧，聞竹爲人聲所喧。歸浣女，寓見字，日已晚，蓮動下漁舟。見，蓮爲
則浣紗之女歸矣。隨意春芳歇，寓聞字，月已明，

芳草逢春隨意而綠，楚詞：「王孫遊兮不歸，至秋隨意而歇。」王孫自可留，春草綠兮萋萋。」

歸嵩山作

郡縣志，中岳，總名嵩山，東曰太室，西曰少室。

清川帶長薄，楚詞註：草木交錯曰薄，公辭官而歸，由清川以至嵩山，寫一路之景起。車馬去閒閒。去即歸去來分之意，致

承清川有意，有示我愈流勇退之意。暮禽相與還。承長薄，歸去來辭：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

落日滿秋山。應上暮字，轉下歸隱意，滿目遲暮之容，歸宜速也。迢遞嵩山下，歸來且閉關。迢遞遠貌，嵩山之下，可以棲遲

適，且閉門杜客爲安耳，寓時衰世亂之意。

終南山

括地志：終南山，一名南山，詩緝：周都豐鎬，面對終南，餘詳一卷李白下終南山題內。

太乙近天都，連山到海隅。

以高遠起，上句言高，次句言遠，福地記：終南太乙山，在長安西南，左右四十里內，皆福地，天都喻京都也，書「帝光天之下，至于海隅蒼生」，一連山，言山

勢連綿也，以為終南之高，近乎天都，遠到夫海隅也。

白雲迴望而望合也。

回首。白雲

青靄入看靄也。

入於青

無。無青靄也，青靄；謂山嵐秀氣，以為南山之雲，從下而望，似罩乎上矣。

及至於上，不見白雲，回首望之，又合乎下矣，抑見遠處青靄，空翠可掬，及入看之，毫無形影，則陰陽開闢，變幻無窮，真靈境也，上句承高意，下句承遠意，首聯闊大，次聯細膩。

分野中峯變。

頂首聯

衢註，天文各有分野，以二十八宿，分別九州，今中峯之北，為雍，為井鬼，其南，則為梁為荆為翼軫，則是天之分野，由中峯而變。

陰晴衆壑殊。

項次聯，王蔡衢註，山中之壑甚衆，此處無雲遮而晴，彼處

有雲遮而陰，陰晴各異，此之謂殊。

欲投人處宿，隔水問樵夫。

以日暮結之，可見南山之勝，不可一日窮其概也，如此勝境，必有幽栖者，家乎其中當此日暮之時，欲投宿處以備來日復覽

，無奈層巒重壑，山路皆迷，悵望隔水之遙，有樵夫擔薪而出，故問之。

酬張少府

晚年惟好靜，萬事不關心。

公晚年退居輞川，樂遊山水，惟其好靜，所以萬事不關心，含末句意。

自顧無長策，空知返舊林。

串

上二句，欲大振經綸，自顧毫無長策，欲沉潛著述，空知隱遯山林，所以萬事不關心，唯知好靜而已，過秦論：「振長策而御宇內」，舊林，故鄉之山林也，返自朝而返野也。

松風吹解帶，山月

照彈琴。

亦串隱寫幽中之樂趣，應上好靜二字，解帶即禪帶之意，陶弘景十齊文：「于是禪帶青輝，桂冠朱闕」，君

指張

問窮通理。

問。漁歌入浦深，答以問答

仍合首聯意，蓋唐君問我窮通之理，全不關心，乃余心最好者，自與漁歌共入秋浦之深耳。

過香積寺

雍錄：香積寺，在子午谷正北，近昆明池，滴水發源之處。

不知香積寺，數里入雲峯。串，不知二字，即窻過字意，以為香積寺，只聞其名，未遊其境。古木無人

逕。見，寫路上景所見者，古木參天，中有幽逕，並無往來之人，尚未見香積寺。深山何處鐘？聞，寫將近寺深山壑嶂之中，有鐘聲透出，究在何處也，無人何處，承不知二字，又未見香積寺。泉

聲咽危石。聞，寫其境，只聞碧澗寒泉，迴響流動，獨於危石，咽然成聲。日色冷青松。見，此寫近寺，只見日暮餘輝，含在青松，冷然生色中，二聯暗用聞見二字分遞。薄暮

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至此方咏香積寺，言薄暮時，立于空潭之曲，見潭水澄清，照徹心膽，將一切塵慮，洗滌虛無，禪家所謂降伏其心也，毒龍，比心之妄想也，大瀆頂神咒經：「安禪於空潭之曲。」

送梓州李使君

一統志：唐梓州領縣五，又分置遂州，改靜戎軍，天寶初改梓州為梓潼郡，至德中，置東川節度使，屬劍南道，治梓州，綿州在其直北，今為潼川州。

萬壑樹參天，千山響杜鵑。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。四句一氣頸聯串，以山樹組做法，起勢雄壯。漢女輸檀

布；織巴人訟芋田。耕，左思蜀都賦：布有檀華，注：檀華者樹名，其華柔靱，可績為布也，輸，捐也，此言女織也，巴人訟田未詳。文翁翻教授，不敢倚先

賢。漢書：文翁少好學，通春秋，為蜀郡守，見蜀地僻陋，欲誘進之，選郡縣小吏，聞敏有才者，遣詣京師，受業博士，又修起學宮，招下縣子弟，以為弟子，由是文化比齊魯焉，蓋言梓州地雖僻陋，然衣食既足之時，亦可興其教化，切勿以斯民之不淑，遂翻文翁教授之政也，吾想梓州之民，當亦不敢倚先賢之賢，而遂不遵使君之諭也已。

漢江臨眺

史記河渠書：九川既疏，九澤既灑，諸夏艾安，功施於三代，自是之後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，以通宋鄭陳蔡曹衛，與濟汝淮泗會于楚，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，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，於是則通渠三江五湖，於齊

則通沔濟之間，於蜀蜀守米（漢書曰米姓李），鑿離碓，辟沫水之害，穿二江成都之中，此渠皆可行舟。

楚塞三湘接，荆門九派通。實起，實字記：湘潭湘鄉湘陰爲三湘，水經注：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，荆門詳前李白渡荆門詩內，說苑：禹鑿江以通于九派，灑五湖而定東海，郭璞江賦：流

九派乎濁陽。江流天地外，闕山色有無中。虛涵，以天對地，以有對無，本句對爲就對法，此江之源，出于九川，似從天地外而流也，遙視江上之山，明明滅滅，其色皆含于有無之中。

郡邑浮前浦，波瀾動遠空。二句暗串岸上之郡邑，列于目前，一若浮于湘浦，其間波瀾閃爍，搖動空中，實寫眺字之神。襄陽唐書地理志：山南東道襄陽，有襄陽縣。好

風日留醉與山翁。風日，春風淑日也，心和精神全日醉，洵醉子，覽冥訓，通于太和平者，指若純醉，而甘臥以遊其中，不知其所由也，山翁，自謂也，蓋言襄陽有此風日之好，願其常留目前，與我時時賞

覽，乃得神遊乎太和也。

襄陽記：漢侍中習郁而峴山南，依范蠡養魚法，作魚池，池邊有高堤種竹，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，是遊宴名處也，山簡每臨此池，未嘗不大醉而還，曰：此是我高陽池也，襄陽小兒歌之。

終南別業

中歲中頗好道，晚年晚家南山陲。頗，偏也，陲，邊遠也，言中年已存好道之心，不能頓頓，直至晚歲，始家南山，方遂好道之願耳。興來每獨往，勝

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六句一氣，不分轉合，而轉合自分，不分律法

，而法律俱備，有絕處逢生之筆，盡而不盡，全是學道人氣象。

臨洞庭上張丞相

孟浩然

洞庭湖，在岳州府南，與青草湖相連，爲五湖之二，雲夢澤在其旁。

八月湖水平

此昔日唐朝天下也，平，治也。

涵虛水混

不分也，有下之意。

太清

天也，比當世之亂也。

氣蒸雲夢澤

波

湖波撼岳陽城

上句言水勢之遠，下句言水勢之高，蒸，勝也，撼，動也。

欲濟

渡也，以字，貫下端尾句，欲利涉大川也。

無舟楫

權也，一曰捷，撥水舟行捷疾也，書曰：用汝作舟楫。

端居

欲端居草野。

恥聖明

聖明，指君也，恥，對君有愧也，此二句有一段無可如何意。

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

魚情

結，推開說，垂釣者，出仕之人，魚，比祿也，坐觀二字，不可指別人說，總要緊貼垂釣者身上，以為世之垂釣者，既有舟楫，兼有釣具，曷不利濟巨川，以安瀾於天下，乃竟坐視空觀，徒有貪祿之心，毫無拯救之功，耽耽甚焉。

與諸子登峴山

晉書羊祜傳：祜樂山水，每風景，必造峴山置酒，言詠終日不倦，嘗慨然太息願諱從事中郎劉湛等曰：自有宇宙，便有此山，由來賢達勝士，登此遠望，如我與卿者多矣，皆湮滅無聞，使人悲傷，湛曰：公令聞令望，必與此山俱傳，至若湛等，乃當如公言耳，祜卒，襄陽百姓建碑於山，見者墮淚，名曰墮淚碑。

人事有代謝，往來成古今

代謝，後事代之，則前事謝去，往來，日往月來也，往來之久，積成古今，往即古也，來即今也。

江山留勝迹

承古

我

輦復登臨

承今字，復字，有羊公登臨意，我輩足上人事代謝意。

水落

水乾也

魚梁淺

即魚床，水落，則魚梁露出，故見其水淺於魚梁之下。

天寒

秋深

夢澤深

大寒水清，故見其潭架沉莫則。

羊公碑

即墮淚碑。

尚在

羊公不在也。

讀罷淚沾襟

讀罷碑文，不禁淚下沾巾，傷羊公正所以優己也。

宴海道士山房

林臥愁春盡

山材高臥

春盡

奉帷覽物華

出門，從題前起，愁字一章之主，林泉高臥，原為暢敘幽情，所愁者，青春次盡耳，際此暮春之時，急急奉闌而出，猶得覽夫物華也。

忽

逢青鳥使，路邀入赤松家。

阜，愈之二字，緊承上文，有出其不意之意，漢武故事：七月七日，忽有青鳥飛集殿前，東方朔曰：此西王母欲來，有頃，王母至，三青鳥夾侍王母旁，列仙傳：赤

松子，祠農時雨師也，服冰玉散，殺神農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燒，至崑崙山西王母石室中，隨風雨上下，炎帝少女追之，亦得仙俱去。

金竈初開火，仙桃正發花。

正寫道士山房，金竈，所以

煉丹也，仙桃發花，應春字。

童顏若可駐，飲何惜醉流霞？

駐，馬止也，流霞，酒名，仙醴也，若使仙酒可

歲暮歸南山

註詳前李白贈孟浩然題內。

北闕休上書，南山歸敝廬。

宮門，殿門，冢門皆曰闕，休，息也，書，策也，敝，敗也，廬，故鄉之廬，浩然應舉不第，故歸南山也。

不才自明主棄，多

病自故人疎，白髮催年老，青陽逼歲除。

爾雅釋天：「春為青陽，」白髮催來，年已老邁，今歲逼來，而舊歲除去，正起下文結意。

永懷長思也。

愁懷之極也。

不寐愁之深也。

松月夜窗虛。一段無可如何之苦，窗外空虛，無人知覺，知余心者，唯松間一月耳。

過故人莊

故人具雞黍，邀我至田家。

對面起法，田家二字，一章之眼，具，設也。

綠樹村邊合，

至故人莊，近景。

青山郭外斜。

遠景，正承田

家，合字，見樹之多，斜字，見山之遠。

開軒日軒。

榜字之末，至家

把酒

把，握也。

話桑麻。

坐席，面，面臨也，鍊字法，所見皆田家之景，所說皆田家之話。

待

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。

合到過字，訂後期也，就字甚妙，故人即不來邀我，而我必待重陽之日，還要就君莊中，飲菊花酒耳。

秦中寄遠上人

晉惠遠居廬山東林寺，與劉凝之陶潛結白蓮社，秦中，長安也。

一邱常欲臥，三徑苦無資。一邱一壑，幽栖處也，常欲臥，言有心欲臥邱壑也，既有此心，毫無資用，何以克遂三徑之願，故曰苦，歸去來辭曰：「三徑就荒。」北土中

非吾願。不慕榮名。東林。高僧傳：沙門惠永居西林，與慧同門舊好，遂要同上，永謂刺史桓伊曰：遠公方當弘道，今徒屬已黃，而來者方多，貧道所棲隔狹，不足相處如何？桓乃為還復于山東更立房殿，即東林是也。懷我師。懷，念也，師稱遠上人。黃金燃桂盡。貧，蘇軾詩：「一落泥塗迹愈深，尺薪如桂米如金。」盡者，無資之意。壯志逐年衰。老，年老而志衰也，此二句，正

頂苦。日夕涼風至。日夕，遲暮，涼風，秋聲，感時興嘆也。聞蟬但益悲。此時此景，觸目傷心，聞蟬益動其悲惻乎。

高僧傳：晉義熙間，法師慧遠居廬山東林寺，與劉遺民等十八賢，同修淨土寺，中有白蓮池，因號曰蓮社，以書招陶淵明，淵明曰：若許飲酒即往，師許之，遂造焉，既而無酒，陶攢眉而去，謝靈運求入社，遠公以其心雜，止之，故有詩云：「陶令醉多招不得，謝公心亂去還來。」

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
唐書地理志：睦州新定郡，有桐廬縣，又睦州隋途安郡，武德四年，改睦州萬歲登封二年移治建德。

山暝。見山色。聽猿。聞猿聲。愁。以動客愁也。滄江。見滄江。急夜流。聞舟泊嚴瀨而宿，寫日暮時也。風鳴兩岸葉。寓見，承首句山。月

照一孤舟。見，承次句水，尋清秋時也。建德非吾土。嘆離鄉之遠。維揚憶舊遊。不忘故鄉之情。還將兩行淚。

遙寄海西頭。廣陵在西，故曰海西頭，蓋言不但憶舊遊而寄此詩也，客路艱難淒其苦况，還將兩行之淚，遙寄海西頭，俾廣陵舊遊，知客途之苦况，當為我興悲也夫。

留別王維。當是玄宗放還時作。

寂寂竟何待？朝朝空自歸！欲尋芳草去，惜與故人違！當路誰相假？知音世所稀。

祇應守寂寞，還掩故園扉。

此詩一氣渾成，通首皆串，其間線索層次，亦復井然，似對非對，首尾相應，真妙筆也。

早寒有懷

木落雁南渡，北風江上寒。

以早寒起，以下句句俱寫有懷。

我家襄水曲，遙隔楚雲端。

串，襄，襄陽，楚，荊楚也。鄉淚

客中盡，孤帆天際看。

思鄉之淚，盡于客中，片影孤帆，目斷天際。

迷津欲有問，平海夕漫漫。

漫漫，浩漫無由問信，平海，一片平洋也。

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

劉長卿

一統志：揚州府城北，劉宋沈慶之所築，督臺也，陳將吳明徹增築，故名，寺即陳將吳明徹戰場。

古臺搖落後，秋入望鄉心。

搖，動也，落，落寞，言傾廢也，以秋日登臺起。

野寺來人少，

遙遠串，言野寺遊人之

少，總由雲峯隔水而深也。

夕陽依舊壘。

見

寒磬

寺

滿空林。

聞，壘，軍壘，舊壘，吳公臺也，應首聯，空林，禪家一切皆空，故曰空林。

周齊北屬，曰北朝，陳在南故曰南朝，惆悵，傷往事也。

長江獨至今。

臺上之吳公，今已往矣，南朝之事業安在哉，臺外常存者，獨有長江耳，感慨繫之矣。

送李中丞歸漢陽別業

流落征南將，

今日

曾驅十萬師。

昔日統領十萬之兵，以鎮邊也，曾，已嘗也。

罷歸無舊業，

其為人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，所以罷歸之日，毫無舊業也。

老去戀明時。

且慮心忠君愛國，所以老去猶刻刻常戀聖明之時也。

獨立三邊靜，輕生一劍知。

串，追想獨鎮關塞之時，威風凜凜，則見三邊之靜，寂然安靜矣。

王維老將行：「一身轉戰三千里，一劍曾當百萬師，」公有句云：「家散萬金酬死士，身當一劍答君恩。」

茫茫江漢上，日暮欲何之？
江漢，即漢陽江也，茫茫，天下滔滔意，日暮喻世

表也，仍合
流落二字。

首句：以流落二字，嘆征南將軍，不遇時也，次句：言其有將才，貳聯，言老而罷歸，廉且忠也，三聯，道念真身時身猛可制敵，忠良可對月也，末聯，嘆流落老而不遇也，日暮，寓其言，茫茫，寓世亂。

餞別王十一南遊

望君烟水潤，含下五湖汀洲意。揮手淚沾巾。含下愁字。飛鳥沒何處，青山空向人。串，飛鳥，比王十一，二句，含下相思意，蓋

言征人如飛鳥而翔去，將沒于何處耶？唯留奇山列於江干，空向送別之人，動我離愁矣。長江一帆遠，落日五湖春。層次，言長江之上，極遠處只見一帆之影，不見其人，從此一別，逆料將到五湖，當逢春日也，落日，喻王君一去不可留也。

誰見汀洲上，相思愁白蘋。對面收結合春字應首聯，言君到汀洲之上，正逢春日，蘋開觸目動情，必起相思之恨，吁，吾誰見之耶。

尋南溪常道士

一路經行處，莓苔見屐痕。始至其路人踪罕到，故路上遍生莓苔，今我特尋道士而來，一路經行之處，先有屐痕，印于莓苔，不知何人經過也，將毋道士已出遊乎？白雲依

靜渚，入其境。青草閉閒門。至其門，只見白雲絮絮，懸靜渚而常依，青草雖離，嘆閒門而獨閉，則道士不在家矣。過雨看松色，門外隨山到水源。

欲尋道士，不遇，忽然遇雨，頃之雨霽雲收，則見松色蒼翠可餐，道士雖不遇，吾且隨山尋到水源，以覽勝景耳。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。將不遇意，盡情結出，直到水源，只見溪花俱

有禪意，我亦覺心跡雙清，萬慮俱寂，淡然寂靜中，忘其所以然矣。

清靜寂滅謂之禪，非專言釋也，此詩不分起承轉合，句句俱尋不見道士意，以不見道士意為主，偏寫出所見者，如此鬧熱。

新年作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四

此詩吳仲儒誣奉公，貶南巴尉時作。

鄉心新歲切，天畔獨潛然。天畔，卽南巴，潛然，淚下也，思鄉之心，新歲更切，所以獨在天畔，兩淚常爲潛然矣。老至居人下。魏志武帝紀：呂布襲劉備，

取下邳，備來奔，程昱說公曰：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，終不爲人下，不如早圖之。

春歸在客先。春氣先從江南而起，然後歸于江北，春歸在客先者，言我尚未歸也。嶺猿同旦暮，巴蜀多猿，故曰嶺猿同旦暮，傷與猿雜處也。

江柳共風烟。見，江南多柳，故曰江柳，共風烟，所見無非愁境，同共二字，應上獨字，聞猿增別恨，見柳繫離情，安能禁其潛然之淚乎，上句山，下句水。已似長沙傅，公有句云：「賈誼上書臺漢室，長沙謫去古今憐。」長沙傅，賈誼也，今被謫南巴，故曰已似。從今日起又幾年！不知又淹留幾年，方得回鄉也。

送僧歸日本

錢起

唐書日本國傳：日本，古倭奴也，去京師萬四千里，在海中，隋開皇末，始與中國通。

上國隨緣住，陶弘景論越裳白雉，尙稱重譯，則天竺屬寶，久處上國殊絕，此言大唐爲上國也，南史：顧歡傳：物有八萬四千行，說有八萬四千法，法乃至於無數，行亦達于無央等級，隨緣，須遵歸一，住，住持也。

來途若夢行。甘泉賦：雖方征僑與偃佺兮，猶髣髴其若夢，此言迹其來途，一若夢中而行也。浮天滄海遠，卽承來途若夢意，此倒裝語，言自日本而來，直從滄海之遠，其舟如浮于

天際。今而送之去也，一若離乎塵世，乘此法舟，飄然輕蕩于海波之上。水月通禪寂，見其斂而爲靜也，則水月澄空，助其寂靜，故曰通。魚龍聽梵聲。

聞其發而爲聲也，則魚龍出聽，如領梵音，韻會：華言清淨，正言寂靜，字彙：梵，喞吟聲，此二句寫其別後，仍從海上飄歸也。惟憐一燈影，萬里眼中明。惟憐言最愛也，燈，禪燈，萬里，應遠字，維摩經：有法門，名無盡燈，譬如一燈然，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，夫一菩薩，開導千百衆生，令發阿耨多羅，三藐三菩提心，其於道意亦不滅盡，是名無盡燈，二句用意本此。

前牛不寫送歸，偏寫具來處，後牛不明寫出送歸，偏寫海上夜景，送歸之意，自然寓內，如此，則詩境寬而不散，詩情蘊而不晦矣。

送歸之意，自然寓內，如此，則詩境寬而不散，詩情蘊而不晦矣。